

# 李泽厚

李泽厚 著

学  
术  
文  
化

李泽厚  
学术文化  
随笔

「哲学探寻录」

「叩问历史」

「试谈中国的智慧」

「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

「线的艺术」

「思想学术答问」

「关于实践、理性和社会理想的对话」

「治学之路：微观宏观之间」

「关于实践、理性和社会理想的对话」

随  
笔



二 十 世 纪  
中 国 学 术  
文 化 随 笔  
大 系

李

化  
随  
笔

●李泽厚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泽厚学术文化随笔/李泽厚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4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ISBN 7-5006-2845-5

I. 李… II. 李…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041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9.75 印张 2 插页 188 千字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5.00 元

## 总序

王岳川

百年中国，沧桑巨变。处在千纪年转换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可能检视一个世纪学术文化中的种种问题，并进而从新的层面上追问：中国文化精神向何处去？

二十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受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码三次重大文化转型，即从古希腊的两希（古希腊与希伯莱）精神，到文艺复兴时期以降的理性精神，再到二十世纪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精神。而中国却延续了二千余年汉语文化形态的相对稳定的时代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在二十世纪初为西方现代性文化所中断。这就使得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面临总体危机。

这一总体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是一整套价值话语的错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话语系统，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具有不可忽略的思想价值功能。然而，在“现代性中国”的历史境遇中，却因时代精神的迁移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嬗变，而面临话语失效的问题；西方

基督神学的话语系统,尽管可以同中国思想形成世纪性对话,却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很难再具有群体精神信仰的功效。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东西方文化的重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去创造新的价值体系,才有可能使其所面临的文化危机逐渐减轻以至于消除。

百余年来,中国一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受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事实上是开窗敞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然而问题在于“西方”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不易把握。一方面,“西方”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指从古希腊、希伯莱、古罗马、文艺复兴一直到现代和后现代的欧美文化;另一方面,“西方”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地理概念,指不同于东方地域的欧美地区即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这种概念含义的复杂性导致中国话语图景中的“西方”成为一个自由阐释的对象,并使学“西方”的中国知识界面对成堆的问题:百年中国学西方是学古希腊文明中的民主、科学精神呢?还是希伯莱文明的基督神学精神?是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呢?还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精神?是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呢?还是反现代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这些历时态的“西方”文化精神在百年间尤其是近十几年共时态地“涌入”中国,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汉语思想界究竟该接受谁?是全盘接受而搞非历史的横向移植——全盘西化(极端的激进主义)呢?还是部分接纳——半盘西化(温和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即只接受古希腊的民主、科学精神,不要希伯莱的宗教精神和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只接纳近代启蒙理性精

神,不接受反形而上的现代主义精神呢?是拒斥西方文化的渗入,否认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必要性(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呢?还是承认中国文化可以借鉴西方走创造性转型之路(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即不仅讲求形而下,关注事实世界领域,而且讲求形而上,关注价值世界问题呢?甚或,像当代某些后现代文化批评家那样,只要所谓“新”的反理性、反启蒙、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不要现代性或民主、科学、真理、启蒙、公正,而走向经济消费主义和生命玩世主义(当代虚无主义)呢?可以说,现代人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主要不是器物层和制度层的问题,而是观念价值层面上的生存意义的迷失、价值的失落,是终极关怀和生命理想层面的问题。

就学术文化史而言,选择对象的复杂性和选择主体的多层性,使中国知识分子心境极为彷徨苦涩。而且,在世纪末,中国学界在接受西方文化时遭遇到中国传统、西方古今与意识形态三方话语的紧张冲突,如今又迭加上经济热潮和市民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这导致了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世纪末困境。

这种世纪末困境的文化表征是,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从“五四”的“古今”之争到今天的“东西”之争、“南北”之争、“灵肉”之争”。这种古今、东西、南北、灵肉之争,构成当代文化冲突的多元景观和杂色纷呈色调。“古今”之争是价值冲突问题,核心是反传统价值;“东西”之争是文明冲突问题,核心是否定东方;“南北”之争是后殖民问题,核心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渗透;“灵肉”之争是个人与群体、升华与沉沦问题,核心是沉重的

肉身对沉重的精神的颠覆。这四种文化论争使今日知识精英与大众对话时倍感失语和受阻，同时面对西方强大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中西对话也十分艰难。

今天，在中西文化开始“对话”和“交流”进程中，不是要把中国文化纳入西方轨道或把西方学术范畴强加于中国，而是要找出一条转型性创造的学术文化之途，寻绎到学术文化的普遍理性形式，以使东西方文化思想得以沟通和互补；不是要使真理、正义、理性、启蒙让位于语言游戏和价值虚无，而是秉承刚健清新的中国文化精神，面对风云变幻的“后冷战”国际舞台，调动知识和心性来扩充智慧与精神，用普遍的文化知识和理性的方法，来表达现代人的胸襟和生活价值观，来弘扬中国文化所蕴涵的内在智慧和超越精神。

面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并寻求解决之策，已成为跨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新视界。这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保持民族精神，清醒地分析和选择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中国现代化展示其前景。二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性创造与批判性重建问题，只有通过转型性创造，才能发挥民族文化生命的原动力，焕发精神生命跃动中的内在光辉；只有通过批判性价值重建，才能在批判的反思中发现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曙光。

文化无国界。东方深厚的文化精神无疑对人类的明天仍有滋养作用。华夏文化理应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的形象，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意方式，藉此，消解西方中心话语向第三世界播撒的权威性，打破第一世界文化的中心性，展示本土新

文化的和谐清新风格，并指明走向新世纪的新的可能性。

真正的学者将生命和学术联系在一起，在时代文化转型的风云中直面人生苦难，体验着生存深渊并敢于进入深渊揭底。他以理性和语言去探索人性中的未知领域，在现代人的情感萎缩中唤醒对存在状态的思考，投一束思想的光亮去照澈幽昧的思想暗夜，在严峻的学术文化追问中寻找中国文化生命的真正意义和未来远景。能以真血性、真情怀去担当一个世纪的苦难并开出新境界的是真正的学者、哲人。

回首二十世纪，一代代学者以“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精神，为世纪立言，为中国文化立心。学者们殚思竭虑，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大视野中去审视，放在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去对比；或关注中国文化原典精神，对中国原典进行现代阐释；或注意中国文化中的学统、道统、政统关系，期望在道德理想主义中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或关注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问题，致力于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汇合；或身处“政治与学术之间”，从事考据与义理之间的学术研究；或以高人逸士的风范，吞吐中西的胸襟洞察心性灵魂而独出机杼写出诗性感悟；或独标“散步哲学”，在“流云”般的自由思想中寻求人类精神安顿的“家园”。哲人们以本真生命为底色，以人类面临的世纪灾难为基点，为这千纪年的世纪末转换发出新世纪的“天问”——问向天人之际，问向古今之变，问向灵肉之间。

在一个世纪的学术追问中，学术大师和优秀的学者以其超迈的胸襟和戛戛独造的胆识为这个骚动的世界留下了一座座学术思想的纪念碑。在碑文上镌刻着这样的



大字：重建文化，再铸国魂。在文化转型中的价值稗史时代，这种黄钟大吕之声犹如空谷足音，申说着华夏人格精神魅力，并留下一份沉重的“未来千年备忘录”。

编选这套百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旨在立足于人文科学领域，以宽广的视野、博大的胸襟审视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历程，并进而展望新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前景。“大系”分为两个系列：“系列一”主要选编业已去世的现代思想学术大师的代表性篇章，以展示大师们对中国文化的体验、理解、反思；“系列二”选编当代著名学者的代表性篇章，以展现当代学者在世纪之交的节点上反思、研究、探索中国文化的最新成果。“大系”分五辑（每辑二十卷），五年内出齐。严谨的思想体系、求实的学术品格、素朴的编辑作风是我们编选这套大型丛书的追求。

需要说明的是，在组稿中，我们根据学术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广泛地约请海内外著名学者撰稿，得到诸多学者的热情回应。然而，由于版权等多方面原因，有些应该入选的学者仍未能收入本丛书，使我们深感遗憾。但我们将尽力而为，以使这套丛书能完整地展现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史风貌。另外，为保持原作风格及其时代感，作品的行文造句、用词用字基本保持原貌。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观念，一个时代的思想者有其处身时代的思想烙印。相信今天的读者会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去“重读”、“重释”这些作品的意义。

愿这套丛书在寻求心灵对话的途中与你相遇。  
是所望焉，谨序。

**李泽厚** (1930年 - )

出生于汉口，祖籍湖南长沙。195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1979年任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副会长。现在美国讲学，主要从事哲学、美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学论集》、《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李泽厚论著集》等。





#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百卷）

## 第二辑

- |           |           |
|-----------|-----------|
| 康有为学术文化随笔 | 董士伟 编     |
| 刘师培学术文化随笔 | 汪 宇 编     |
| 严 复学术文化随笔 | 王宪明 编     |
| 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 | 张 勇 编     |
| 陈独秀学术文化随笔 | 秦维红 编     |
| 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 | 顾 洪 编     |
| 林语堂学术文化随笔 | 张晓霞 编     |
| 马一浮学术文化随笔 | 马镜泉 编     |
| 熊十力学术文化随笔 | 郭齐勇 编     |
| 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 | 刘隐霞 邓小南 编 |
| 朱光潜学术文化随笔 | 贺照田 编     |
| 王铁崖学术文化随笔 | 邓正来 编     |
| 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 | 郑文龙 编     |
| 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 | 周一良 著     |
| 叶秀山学术文化随笔 | 叶秀山 著     |
| 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 | 何兆武 著     |
| 李泽厚学术文化随笔 | 李泽厚 著     |
| 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 | 李学勤 著     |
| 袁锡奎学术文化随笔 | 袁锡奎 著     |
| 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 | 袁行霈 著     |

总序/王岳川

---

第一编 哲学篇

---

- 哲学探寻录（提纲之六）/003  
再谈“实用理性”/035  
叩问历史/044  
初拟儒学深层结构说/050  
试谈中国的智慧/070  
《论语今读》前言/092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略/116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135  
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158
- 

第二编 美学篇

---

- 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179  
建立新感性/190  
华夏美学的载体和范畴/202  
线的艺术/209  
美学问题——美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条目/215

### 第三编 文化篇

---

关于实践、理性和社会理想的对话/231

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244

历史行程的二律背反/265

思想学术答问/270

治学之路：微观宏观之间/274

李泽厚年谱简编/292

跋/294



第一编  
哲学篇



第一编 哲学篇

哲学探寻录（提纲之六）

I “人活着”：出发点

§ 1. “天下何思何虑”：哲学可能性

哲学本是精工细活，妙理玄言，如今却作探寻札记、粗糙提纲；分析哲学家必大摇其头，形而上学者或悻然色变。但哲学既非职业，而乃思想，则常人亦可思想。此“想”不一定高玄妙远，精密细致，而可以是家常生活，甚至白日梦呓。哲学维护的只是“想”的权利。

人一定要“想”么？人活着就有“想”，睡觉作梦，也还在“想”：在梦中吃饭做事，奋搏逃奔，离合悲欢。这不就是“想”么？“至人无梦”，这“至人”当是一念不生，一尘不想，免除和杀死一切想、梦的人？杀死之后，又仍活着，便如行尸走肉，不如真的自杀。

但并非每个人都会自杀。恰好相反，实际是每个人都在活着。活着就要吃饭穿衣，就有事务缠身，便被扔掷在这个世界中，衣食住行，与人共在，从而打交道，结



恩怨，得因果，忧乐相侵，苦甜相扰。尽管你可以彻底排遣，精神解放，“境忘心自灭，心灭境无侵”。但这解放、排遣、“忘灭”本身，其所以必要和可能，不又仍然是人们努力“想”的结果么？

在世界而求超世界，在此有限的“活”中而求无限、永恒或不朽；或者，“打破沙锅问到底”，去追询“人活着”的（人生）道理、意义或命运；这种哲学或宗教课题，在“后现代”，或只可看作是庸人自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硬要思量这些本无解答的问题，干什么？真实的存在不就在个体自我的当下片刻么？其他一切都只是空间化的公共语词，不足以表述那自意识而又不可言说的“××”。与现代追求“反抗”、“独创”、“个性”相反，这里完全不需要这些。一切均已私有化、瞬间化。无本质、无深度、无创造、无意义。中世纪思考和崇拜上帝；启蒙以来，思考和崇拜理性或自我。如今，一切均不崇拜、均不思考，只需潇潇洒洒，亦浑浑噩噩地打发着每个片刻，岂不甚好？游戏人生足矣，又何必他求？用完就甩，活够就死，别无可说，历史终结。生活已成碎片，人已走到尽头，于是只一个“玩”字了结。这个世纪末正偶合“后现代”，不好玩么？

既然如此，也就可以有各种“玩”法，即使日暮无时，何妨强颜欢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明知无解，何妨重问？总有人要问人生意义这个本无可答的问题，毕竟人也有权利来问这问题，而哲学的可能性就在于人有权利叩问人生，探寻命运，来作出属于自己的决定。于是，